

方家園襍詠紀事

水

東

100/195/06

戊辰仲
夏鋟板

自叙

丁卯歲之仲夏。偶與清史館總纂王晉卿
先生談及。景皇慈禧隆裕事。先生因服
官邊省。多所未聞。謂余曰。盍紀之以文。余
曰。從來史官皆以官書為據。今清史當亦
然耳。余即紀之何裨。先生曰。否。我國樂為



米錄也。再三丁寧。余歸而分紀數篇。中以
拳匪篇為最長。又為方家園襍詠二十絕。
先生皆謄入筆記。有改正字句處。余甚心
服。既而余將原稿聯綴為一。以方家園二
十詠為綱。而分紀各事於其後。先生為定
其名曰方家園襍詠紀事。因純為述過去

之事。與現在未來毫無關係。故不亟於付梓也。丁卯孟秋水東自叙。

序

二
水
東

The image shows a large, empty table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. The table is divided into 10 vertical columns by thin black lines. The table is otherwise blank, with no text or data inside.

--	--	--	--	--	--	--	--	--	--

方家園雜詠二十首並紀事

甯河王小航著

方家園者。京師朝陽門內巷名。慈禧隆裕兩后母家所在也。恭忠親王奕訢曾言。我大清宗社乃亡於方家園。

其一 各首皆有紀事
或加以附記

甘棠餘蔭猶知愛。柳下遺邱尚禁樵。濮國大王天子父。南山莫保一株槁。

甲午前隆裕因珍瑾二妃之寵。遂不盡禮於景

皇。故朝寧壽宮時。帝后輒望影互避。以太后祖隆裕故也。及黜二妃後。景皇失愛於太后。更甚於前。內務府大臣有英年者。兼步軍總兵。素講堪輿。嘗爲太后擇定普陀峪萬年吉地。急謀升官。乘閒獻媚於太后曰。醜賢王園寢有古白果樹一株。高十餘丈。蔭數畝。形如翠蓋。罩墓上。按地理非帝陵不能當。况白果白字。加於王字之上。明是皇字。於大宗不利。應請旨速伐此樹。太后曰。我卽此命尔等伐之。不必告他。他卽上也。內務府諸臣雖領懿旨。

未敢輕動。同往奏聞於上。上不允。並嚴勅曰。爾等誰敢伐此樹者。請先砍我頭。諸臣又求太后。太后堅執益烈。相持月餘。一日上退朝。聞內侍言太后於黎明帶內務府人往賢王園寢矣。上亟命駕出城。奔至紅山口。於輿中號咷大哭。因往時到此。卽遙見亭亭如蓋之白果樹。今已無之也。連哭二十里。至園。太后已去。樹身倒臥。數百人方斫其根。周環十餘丈。挖成大池。以千餘袋石灰沃水灌其根。慮其復生芽蘖也。諸臣奏云。太后親執斧先

斫三下。始令諸人伐之。故不敢違也。上無語。步行繞墓三匝。頓足拭淚而歸。伐樹諸人皆先期僱訂山下村人。且運送石灰干包。以及伐樹應用之支架杉杆等物。皆非先日籌備不能集事。宮府內外夥通一氣。使上不得豫聞。此光緒二十二年事也。二十六年英年因庇拳匪斬於西安。二十八年壬寅春。余潛伏湯山。詭稱趙舉人。每日出游。各村皆以趙先生爲佳客。一日短衣草笠。漫游而西。夜卧黑龍潭山下之破廟階上。仰見楸樹隙星斗熒熒。

晨起南行。過醕賢王墓道山下。與村夫野老負曝
談及白果樹事。各道見聞。相與歛歔。中有驢夫王
姓者。曾代鑾儀衛軍校。親肩景皇乘輿者也。白果
卽銀杏。其樹七人合抱不交。蓋萬年之物。村人並
言。挖根時出大小蛇數百千條。蛇身大者徑尺餘。
長數丈。僉曰義和團卽蛇之轉世報讐者。趙先生
以爲當日之很戾伐樹。用心實同巫蠱。長舌之毒。
乃最大之蛇也。

附記

醕賢王之掌海軍衙門也。太后提用籌備海軍之

積款以大興土木。王不敢違。

甲午致敗之由。

及王赴煙臺

閱海軍。懿旨賜乘杏黃轎。王不敢乘。而心益加惕。力請派李連英偕往。出京後。每見文武各員。皆命連英隨見。王意在避本生擅權之嫌也。而連英恍於安德海之禍。布韉布衣。每日手執王之長桿煙筒。大皮煙荷包。侍立裝煙。退則入王之夾室中。不見一人。時直魯兩省卑鄙官員。欲乘機逢迎大摠管者。皆大失所望。王之左右與連英皆一介不取。而歸。王大贊賞之。此一事足以見一主一奴皆據

恭謹爲磐石之固。夫死後之白果樹，尙不容。況生前之杏黃轎哉。王之知幾，其神矣乎。

其二

伯禽受撻，血模糊。高坐監刑外，戚奴多少。宗人齊戰慄，驚心霍顯示威初。

隆裕胞妹，爲貝勒載澍妻。載澍者，景皇之嫡堂弟。顯皇之胞姪，孚郡王之子。成皇之孫也。當隆裕不

禮，皇上之曰澍妻，亦作獅吼。澍與爭，桂祥妻桂祥

之弟隆裕慈禱之父也。來責孚王福晉曰：尔子欺吾女，尔何以

二一
不管。福晉曰：彼小夫妻房中口角，你我作老人的，何必干預。祥妻怒曰：你是不管哪。福晉曰：我不管。祥妻曰：你既不管，以後可莫再管。登輿去。譖諸太后。太后召恭王，欲致死澍。恭王苦求，始允從輕。褫爵，奪府，杖一百，永遠禁宗人府獄。明發上諭，謂澍忤逆不孝。恭王遵諭回軍機處擬旨，面青手顫，久不能語。從來宗人府行杖，但舉杖作虛勢，口呼一二三四而已。及杖澍，桂祥妻遣人監之，言杖不力，則復奏。澍受杖流血昏暈，及入獄，藍綢單褲粘於

血肉脫不能下。太福晉避居孚王墓地小屋。獄中不許人入視。惟有兩餐糙米飯。澍無一錢。某司官亦宗室也。商諸同僚。釀金每月三兩。密託禁卒供澍茶點。及庚子洋兵放獄。澍往從太福晉於墓地。遂家焉。某司官王寅春養疴於湯山。與趙先生詳言其事。且曰。澍具勒加罪之重。乃所以震嚇皇上。故恭王當日之顛。不僅痛胞弟孚王之斬祀也。

附託

庚子團匪瀰漫之日。守西陵貝子奕謨告逃難至西陵之齊。令辰曰。我有兩語。賅括十年之事。因夫。

妻反目而母子不和。因母子不和而載漪謀篡。謨貝子成皇之胞姪也。

其三

內政何須召外兵。從來打草致蛇驚。諛詞已闕威三耳。豈料乘機起項城。

戊戌之變。外人或誤會爲慈禧反對變法。其實慈禧但知權利。絕無政見。純爲家務之爭。故以余個人之見。若奉之以主張變法之名。使得公然出頭。則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。久而頑固大臣皆無

能爲也。

英之維多利亞卽貪財，英人讓之，容之以全大局，慈禧黜二妃，亦因爭買賣之故此

等內容凡久居京者皆知

之景皇何能制慈禧也

此策曾於余之第一奏

摺顯揭之。亦屢向南海勸以此旨。而南海爲張蔭

桓所蔽，堅執扶此抑彼之策。以那拉氏爲萬不可

造就之物。在袁氏奉詔來京之十日前。南海託徐

子靜及譚復生、徐瑩甫

子靜名致靖，瑩甫子靜次子仁鏡也

分兩次

勸余往聶功亭處先徵同意，然後召其入覲，且許

聶以總督直隸。余始終堅辭。曾有王小航不作范

睢語。迨至召袁之詔下，霹靂一聲，明是揜耳盜鈴。

敗局已定矣。世人或議世凱負心。殊不知卽召聶
召董亦無不敗。倘余往聶處。則洩漏愈速。余知之
稔。故決不爲也。

附記

當日徐子靜以老年伯之意態訓余曰。尔如此怕
事。乃是爲身家計也。受皇上下大恩。不趁此圖報。尙
爲身家計。於心安乎。余曰。我以為爲拉皇上去冒險。
心更不安。人之見解不能強同也。後乃知往小站
徵袁同意者。爲子靜之姪義甫。義甫名仁錄到小站未
得見袁之面。僅由其營務處某太史傳話。某太史今之大

人所徵得者摸稜語耳。夫以死生成敗關頭而敢應以摸稜語。是操縱之術已蓄於心矣。

其四

揚言不豫。蓋彌彰和緩。鄰醫競薦良。更有讜言寒逆。膽惡聲。中外口難防。

戊戌八月變後。太后卽擬廢立。宣言上病將不起。令太醫捏造脈案。徧示內外各官署。並送東交民巷各國使館。各使偵知其意。會議薦西醫入診。拒之不可。榮祿兼掌外務。自知弄巧成拙。又嘗以私

意陰示劉忠誠公。忠誠復書曰。君臣之義已定。中外之口難防。坤一爲國。謀者以此爲公。謀者亦以此。榮祿悚然變計。於是密諫太后。得暫不動。

其五

恨他夷狄笑無君。故煽狂徒起惡氛。眉赤巾黃朝玉座。盈廷鼓舞色欣欣。

榮祿已屈於正義。而前此與謀之徐桐剛毅等。仍與崇綺載漪陰畫進行之策。崇綺者。痛心於毅皇。后之事。自以爲忠於毅帝。

就同治十三年當時言。立景帝誠爲不當。然既

已立矣。崇綺亦臣之二十餘年矣。譬如宋太宗末年。有老臣出而革太宗之命。自以爲忠於太祖。可乎。且景帝之立。非景帝自欲篡奪。是爲毅帝之愛弟。非毅帝之讐敵也。毅帝有靈。能不視崇綺爲賊乎。載漪者。惇王長子。夙以兩次不得承大統爲憾。久已謀爲不軌。暗結團匪。己亥冬。裕祿在直隸。毓賢在山西。北五省皆已安插同黨。載漪之胞弟載瀾。爲京師步軍統領。內外布置已就。於是徐桐崇綺擬就內外大臣聯名籲請廢立奏稿。先密請太后一閱。太后可之。諭曰。你兩人須先同榮祿商定。是時榮總統董馬張聶袁五軍。勢最大也。二人往

見榮口稱奉太后旨意。以此稿示爾。榮相接稿。甫

閱。摺由以手捧腹大叫曰。啊呀。這肚子到底不容

啊。適纔我正在茅廁。瀉痢未終。聞二公來有要事。

提褲急出。今乃疼不可忍。言畢。踉跟奔入。良久不

出。天正嚴寒。二人納稿於袖。移座圍鑪。榮相之入。

乃尋樊雲門議答法也。雲門名增祥及出。曰。適纔未看

明何事。今請一看。復接稿閱數行。急捲而納。諸鑪

中以銅筋撥之。燄騰起。口中呼曰。我不敢看哪。好

祿徐桐不知愧。可謂悍賊。某文豪記事。多以小巧之技。濟其毀譽之私。其罵榮祿李連英。亦大失其

真夫奸雄亦多術矣。就令二人果純爲奸。其高處立濶處行。眼光四照。腳踏實地。豈小說戲劇中之行徑所能彷彿哉。况二人皆非甘爲小人者也。榮祿是年曾與高陽李符曾言。皇上性暴內實忠厚。太后心很。令人不測。徐桐大怒曰。此稿太后閱過。奉懿旨命爾閱看。何敢如此。榮相曰。我知太后不願作此事。二人言實出太后之意。榮相曰。我卽入見。果係太后之意。我一人認罪。二人怏怏而去。榮相見太后。痛哭碰頭言。各國皆稱皇上爲明主。非臣等口辯所能解釋。倘行此事。老佛爺的官司輸了。老佛爺辛苦數十年。完全名譽。各國尊仰。今冒此大險。萬

萬不值。倘招起大變。奴才死不足惜。所心痛者。我的聖明皇太后耳。言畢。碰頭作響。太哭不止。太后懼而意回。勸令勿哭。另作計畫。於是改命新皇帝溥儀。暫屈爲大阿哥。入宮養育。承嗣穆宗。稱今上曰皇叔。徐剛。漪。崇。輩稔知太后久已褫魄於洋人。非先制洋。不能振太后之氣。於是急煽拳匪。不數月而燎原勢成。庚子三月。剛毅往涿。良撫匪。還朝面奏曰。民氣可恃。皇上駁之曰。民氣兩字。是虛的。怎能倚靠。

民氣兩字是虛的。惟我景皇一言之。太自道光至今中國虛氣之病未瘳也。

后及諸大臣皆若不聞。拳匪之口號曰。不斬一龍。二虎不能成功。二虎者榮相及在外之李文忠。一龍者皇上也。王公及宮監爭迎大師兄。聲言大師兄能望氣而識二毛子。二毛子者信洋教之人也。又言女拳師能飛行空中取人首級。太后召大師兄入宮。令其徧視妃嬪宮女。以察是否二毛子。太后平日甚聰明。亦不惡洋教。此則佯爲迷信。實陰令拳匪豫識宮中部位路徑。以備臨時作用也。一日太后引皇上召集大學士。軍機大臣。外務大臣。

六部九卿大師兄眾師兄開御前會議於前殿。或紅頂珠褂。或短衣紅包頭。濟濟盈廷。凡紅包頭者。皆忠義奮發。慷慨陳詞。諸紅頂附和之。榮王文韶諸

相不敢一言。惟徐用儀楊立山許景澄微有駁詰。

許景澄因久駐外洋。故陳說各國之實力。大師兄斥爲奸臣。皇上離座下執景澄手哭曰。不想我朝二百餘年。滅於此輩之手也。景澄亦哭。剛毅厲聲喝曰。許景澄失禮。皇上驚縮急退。太后命景澄下。去。景澄叩頭呼曰。求皇太后保護我皇上。是日許公已掛

死矣。遂遵命退出。於是全場無異議者。滅洋之計遂定。各地戕官殺掠。營汎不敢制。提督載瀾亦設拳壇。先兄湘岑公爲載瀾之部將。以不信拳被戕。其京內外攻劫洋人焚殺良民等事。有拳匪紀畧等書。各述見聞。茲不多序。

附記

先兄湘岑公諱燮。以世爵供職京營。任左營游擊。管轄東便門及朝陽門外一帶。已亥秋。余因張廷彥由江戶回北京之便。張廷彥字少培。京旗人。爲東京中語教員。密函告兄。以大亂在即。請早託病去職。兄未以爲然。及

載瀾奉拳。二開分壇之師兄。召先兄拜壇。先兄不
應。往告母舅華祝萱公。言提督奉拳召亂。擬告病
退職。祝萱公大怒。斥之曰。你會祖剛節公被洋人
打死。今國讐家讐一齊報復。你反而出此洩氣的
話。天良何在。兄不敢辨。歸署盡遣家人他徙。隻身
待命。不數日而被戕。祝萱公時爲直隸京官領袖。
與洪德殿師傅高賡恩等。洪德殿大阿哥書房也。召集同鄉
補行團拜。演劇慶賀。祝萱公旋奉命往福建主考。
福建考官用侍郎者甚稀。此蓋銜命宣傳大計。一

路勸化魯蘇浙閩四省督撫也。其子華學涑曰。父親借此逃難。好極了。天津北京不久必失。不能走者苦矣。祝萱曰。你小孩子懂什麼。天道六十年一變。今滅洋之期已近。我豈逃哉。學涑答曰。無怪乎。人說三品以上皆渾蛋也。學涑字實甫。外兵入城時尙在京。與壽伯莈太史比鄰。伯莈之殉難。曾先告實甫。實甫阻之曰。洋兵入城。與國祚無關。何必以身殉。伯莈曰。我亦確信洋人不滅我國。但我知太后拉皇上去。則將來議和之後。皇上終不能脫。

出太后之手。大清不久仍必滅亡。吾何必多活數年。實甫無以難之。伯莠遂將身後事託實甫焉。

戊戌十月，余居日本東京高橋氏之花園。伯莠以考察學務，膺中國使館會往花園唁余，而日本保護國事犯之警士，堅拒不納，且不受名片。去後，而以曾有使館偵探來門，告余及余歸京，見實甫始知其爲伯莠也。伯莠名壽富，宗室寶竹坡侍郎之子。戊戌庶常，與弟妹共三人閉門自經。甲辰，余出獄後，往視其家，見伯莠子年十六，貌魁梧，氣溫厚。

妯娌兩寡婦共守此子乃又一年而以喉疾殤因
果竟不可憑

其六

壁衣牽出難相活井底臙脂海底冤南內他年彈淚

處姍姍望斷帳虛懸

按珍妃信用王有貽累主德
固應貶黜但罪不至大辟也

外兵逼京太后將奔先命諸閹擲珍妃於井中諸
閹皆不敢行二摠管崔玉貴曰都是鬆小子悔我
去於是玉貴拉珍妃赴井口珍妃跪地求一見老
佛爺之面而死玉貴曰癡那些說的一腳踢之入

井。又下以石。辛丑回鑾後。上始知之。惟懸妃之舊
帳於密室。不時徘徊帳前飲泣而已。

附記

慈禧賣各色肥缺以爲常事。珍妃曾一效之。遂立
敗。然牆茨之言。惟珍瑾無之耳。凡太后所賣之缺
分爲數類。

一粵閩海淮崇文門張家口殺虎口山海關各監督
寧蘇杭各織造。此皆專爲應賣之品。可以明掛招
牌者也。

一各省三品以上大員。此爲帝心簡在公私不易分

晰者也。此類買主多是旗員，漢大員不屑鑽狗洞者十之九。然如袁樹勛、丁寶銓等亦往往有之。

一學政主考，此乃清貴之官，似不至有此卑鄙實因

考差例不發榜，帝簡在心，自祖宗朝已如此原爲

元首之特權，絕非含有他意。

亦所以防闕卷大臣之舞弊

然心

簡所在必有御筆暗記之名單，則近侍窺及得以出而招搖久之，而風氣自然敗壞。翰林官與闈人遂成密切之地位，此奇怪之象實始於慈禧而珍妃之太監王有，一試其技而立敗。於是有黜二妃